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四十一之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一

咸豐九年己未七月庚午給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六月二十八日貴大臣照會前來。本大臣細加查閱。內有即照貴國地圖辦理。不然。難免侵占擾亂之語。甚屬非是我

大清國與貴國和好二百餘年。今貴大臣出此無理之言。形諸筆墨。殊多不合。豈是誠心和好之道。查康熙年間。我中國與貴國定界。貴國鳴礮誓天。以大興安嶺之陽。為中國之地。山之陰。為貴國之地。實兩國疆界之定限也。今我

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貴國之民困窘。已將黑龍江空曠之地。開

吞屯奇哈地方。借與貴國流民居止。此我

大皇帝待中外之民。一體同仁至意也。貴國又欲在烏蘇哩江綏芬等處游行立界。此地。乃係我國吉林之地。與貴國毫無毗連之處。貴大臣來文。直云難免擾亂侵占。此等無理之言。先出於貴大臣之口。是情理之曲。乃出之於貴國矣。今我二人。亦有一言相告。查乾隆二十九年。貴國遺失馬匹。以少報多。我中國曾有開關停市之舉。又四十三年。四十九年。皆有停止互市之案。今我兩國新換條約。理當倍加和好。互相遵守新章。永無增減。以為信義。今貴國於初換條約之後。即欲增出他事數條。而貴大臣又以侵占擾

亂之語輕出於口。設果有此事。我中國必將相待貴國二
百餘年優厚之意。並借與黑龍江左岸空曠開吞也。奇咭
地方。為貴國流民居止。又新立條約。五口通商。一切相待
美意情厚。而貴國轉欲侵占他處地方。出言無理。種種情
節。宣示中外。使各國聞之。共知貴國之非是。然後閉關停
市。莫謂我二人言之不。實貴大臣之自取也。至陸路通
商之事。查嘉慶年間。有准在恰克圖通商。別處不准之條。
今既有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三處通商。他處應無庸
議。我二人實欲誠願和好。故再將各疆界及通商一切利
弊。為貴大臣詳為解說。以免自誤。今我

大皇帝優待貴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開吞屯奇咭等處。借與貴國流民居止。又立新章。准其五口通商。如此相待。原為貴國與我國和好二百餘年。非他國可比。是以種種從優允許。乃貴大臣不知感情。必欲將侵占地方及增添陸路通商各事。堅持已意。上先出無理之言。不知此等事。雖為貴國所欲。乃我國斷不能與之事。貴大臣如始終不悟地理。謂若從此不和。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不獨以後與貴國無益。即已經許借與貴國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開吞屯奇咭等處。及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亦皆毋庸議。是貴國求多反少也。總之綏芬。烏蘇。哩江等處。

是斷不能借之地。貴國不可縱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至已經借許之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哈等處。及貴國遇有赴東海船隻。准進黑河口。入松花江往來入海行走。此事京中止能言其大概。現在我國已派該處將軍副都統在彼處等候。貴大臣詳細定議。貴大臣必須迅速到彼。不可使該將軍人候時日。方為妥善。再貴大臣欲將前次桂良等所奉

諭旨。鈔給一節。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本大臣未便擅自請出鈔給。以上各節。本大臣實心與貴大臣和好。是以將此中利弊詳細為貴

大臣逐層詳說也。為此照會。

辛未。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六月三十日。接准副都統格
綢額文稱。二十七日。九有火船一隻。在距老龍頭十里以
外停泊。當即雇覓民船。派人前往查探。船極高大。共有夷
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聲稱喫國人。自上海廣東來。
久門山海關名勝。前來觀望。隨後尚有小船二三隻等語。
旋有夷人數名。乘坐小杉板近岸。欲買牛羊等物。內有一
名。實係俄夷。上年曾在黑龍江辦理界務。與現在防兵。彼
此認識。該副都統。調集各處哨探官兵。協同防守等因。
欽

隨即劉飭該副都統加意嚴防。果係俄夷。斷不致用武。第
究係何國船隻。難以辨認。或英夷在大沽受懲。前往該處
滋擾。希圖牽制。亦未可定。惟水面不可與之較量。如有結
隊登岸。實有尋釁情形。亦應任其深入。方可得手。伏查俄
酋慕姓。大船已於二十四日起碇。或者即係此船。何以捏
稱英夷船隻。此理殊不可解。擬請明白曉諭在京俄夷。現
在中國與英夷接仗。隨在設防。各處口岸。不得擅自停泊
船隻。設非官兵認識。一經損傷。翻失和好之道。北塘現有
俄夷船隻。亦可就近傳諭。恐該夷不肯遽信。轉致生疑。近
日俄味二夷船隻。停泊北塘。尚屬安靜。至英夷上年曾經

窺伺武漢。此次又在大沽受創。難保不前往滋擾。意圖洩憤。等業將該夷駛抵海口。一切情形。並所築礮臺營壘。高厚尺丈。攔河各項。布置詳細。咨行

欽差大臣官文。及早準備。仍恐未盡周詳。查都司施恩恆。由京來營。等暫留差委。所有大沽海口。防守規模。該員備悉。擬飭該員由驛兼程。馳赴湖北。面見官文。述傳一切。以期有備無患。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俄夷船隻駛至山海關。捏稱英夷一揭。俄夷大船一隻。停泊距老龍頭十里以外。經副都統格爾額派人往查。有夷人四五百名。多係廣東口音。稱係英國人。自上

海廣東來此。內有俄夷一名。為防兵認識。恐係俄酋慕姓。前往
山海關。捏稱喚夷。意圖窺伺形勢。本日已飭肅順等。照會在京
之俄夷伊格那提業幅。告以中國現與喚夷接仗。各處口岸。設
防嚴密。如見伊船隻。即行開礮。爾國船隻。不得擅自停泊。亦不
得與喚夷同船。恐致誤傷。轉失和好。僧格林沁。仍嚴飭格爾額
密加防範。如查係俄夷。自可以理開導。勿令停泊。設有喚夷船
隻。前往該處滋擾。即誘令登岸。俟其深入。痛加勦擊。以期聚而
殲旃。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此次天津之役。為二十餘年未
有之快事。得信後。夷商頗懷疑懼。紛紛收回存本。上海地

方竟同罷市。經署蘇松太道吳煦。聞復知府藍蔚雲傳到。英夷哮喘。囑咐夷伊。據告以噶嚕嘶任性妄為。自取挫辱。與人無尤。然

大皇帝聖度如天。既有成約在前。必邀

恩施格外。毋庸疑懼。該二夷皆唯唯而退。吳煦等又令華商向夷

商明白開導。各夷咸知感悟。抱怨噶嚕嘶之辦理不善。商

民之心始定。不納關稅之說。亦未再提。吳煦等見有機可

乘。且上海地方。已早開味。夷在天津會議換約。即諭令華

商作為己意。告知夷商。以條約一事。額爾琿經營年餘。甚

費心力。

大皇帝准其進京換約。待之不為不厚。因前此北上迅速。未與欽差大臣在上海面商定議。又未知直隸總督在北塘守候。致有歧誤。實則彼此俱無成見。

欽差大臣計期業已抵京。味夷必照議辦理。喫咈二夷。如果再往理說。必當優待如初。儻以意氣用事。必致兵連禍結。廢時失事。況勝負亦未可定。上年所議各條。全功盡棄。未免可惜。該夷商等照此一再申說。喫首雖稱所言屬有理。而中國先行開礮。該夷官兵死傷數百人。若不報復。恐為上海諸夷所笑。且渠不能自主。擬即請示國王再定。喫首則稱伊國亦有傷亡。不能不照喫首辦理。揆其詞意。目前無

可勸解。不便操之過急。而何時如何報復。該酋等不肯明
言。轉以咪酋取巧為譏。咪酋意在挖尋釁端。因不知我海
運已竣。於十四日將該酋乘坐南旋之火輪船一隻。駛往
天津。欲阻我沙船進口。十六日復有輪船。駛行東南大洋。
探係咪唏二酋。使人送信回國。臣查咪唏二夷。向俱聽命
於咪。今咪酋報復之意尚堅。唏酋從而附和。咪酋進京必
先換約。而換約之後。若即查照新章開市。恐咪唏藉以有
詞。於撫局似有窒礙。

欽差大臣桂良等。自必早經計及。議者又以現聞咪唏二夷。在國
自行構釁。我可藉為離間之計。殊不知各夷互開。本屬常

情。而與中國交涉事件。仍復交相袒護。況互關之確否。仍不可知。啡夷素稱强悍。每利於西洋各國構兵。向其借助。該夷即因以為利。坐獲重資。有如貿易。是欲藉味啡為轉圜。恐亦難恃。此時喫夷意欲阻我今屆海運。業已無能為役。所慮者。印度夷兵。及各國回信。均非數月不能來。今冬明春。必有變局。下屆海運。漕糧。恐有阻滯。河運又萬難遽改。上海六月初八以前。洋藥捐款。十日內。收銀七千兩。各國夷稅。亦僅二萬餘兩。不及往時三分之一。初九日以後。貿易雖未停止。已與停止無異。軍餉無可取資。民心益加惶惑。錢漕均形棘手。正不必該夷勾結粵逆為患。而誤漕。

誤餉均不待言。此後情形不堪設想。現聞啖首願出重資購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摺稟似疑我將閉關絕好也。若不使之聞之。則猜疑日深。恐漢奸夷匪復似廣東之捏造。

上諭。從而煽惑。所患實非淺鮮。臣擬即欽遵。

訓諭。作為己意。佯作不知。俾夷亦曾助逆。照會哱哱哱。囑其迅速。此上。隨同味夷換約。並令向噶魯嘶。曲為開導。以破其疑。第夷性犬羊。誠恐置之不覆。復密飭吳煦等。遣令哱哱。哱隆。素相信任之夷目伊攬。通事梅德爾先後向其開導。告以臣有照會前來。視其如何回覆。再行發給。

何桂清又奏查該夷房產財貨雖在上海而華商之往來轉運則匯聚於蘇松是蘇松與上海固脈絡相通者也上海縣城建於黃浦吳淞二江交匯之處由黃浦江汴流而上至閔行鎮而進小河紆回曲折始達松江若越閔行鎮而至泖口渡泖湖經攔路口出澱山湖直達寶帶橋水勢寬深為重載船隻往來之路自寶帶橋至蘇州府城係屬運河且多橋梁水勢又淺窄矣其由吳淞江上流而上歷野雞墩黃渡鎮至崑山之白塔以達於蘇間段淤淺必須乘潮候風而行是閔行鎮為松江之屏蔽而攔路口實蘇州之鎖鑰也道光年間夷務善後案內曾在閔行鎮野雞

墩安兵設礮。後又於攔路口設立水柵。豫備木石。並移駐守備縣丞稽察經管。均經前督撫臣奏明有案。上年臣與前撫臣趙德轍復經委員周厯巡視。妥為布置。並以協勦粵匪為由。製造長龍舢板戰船。共一百號。召募水勇。配齊槍礮。仿照征兵例。給發糧調赴鎮江之金山。及常州一帶。訓練操巡。此項戰船。運掉靈便。行使迅速。槍礮亦極銛利。河外江無不合用。蘇松一帶。如有警信。即可飛調前往。以我之長。制彼之短。尚能得力。其鎮江府城。誠如

訓諭。濱臨大江。無要隘可守。臣與

欽差大臣和春。往返密商。亦早經計及。現在金山一帶。雖有水軍